

第十五屆五虎崗文學獎小說組首獎

瀛苑副刊

得獎感言——老實說在撰寫論文的縫隙中，用極短暫的時間寫小說，是一次驚險的嘗試，面對單薄的內容，自己都覺得難為情。這是一篇撿拾生活中真實事件的斷簡殘篇，然後融入自己的淺薄觀點而成的小說，如果有人讀到它，希望能做如是觀。小說的焦點自然不是同性戀，而是針對有關性意識／知識被扭曲的問題提出反省，說穿了，也沒什麼新意。

寫小說是一種發洩，由於它的本質是虛構，而虛構需要熱情。熱情建立在對社會的關注上，只要熱情不減，小說就不會絕種。

日後我會讓這篇小說更加豐富。

小剛聽到血的聲音，撲通撲通，像是雨滴打在芭蕉葉上，然後以寂靜的姿態，劃下一道優美的弧線，滑入水塘中的聲音；他感到血像泉水從地底冒出來一樣，清冽而甘美……

醫生拿起一隻擦得晶亮的鉗子夾住小剛腫脹的部位，然後操起冰涼的手術刀，在他因過度充血而青筋暴露的陰莖上，溫柔地劃下第一道口子，醫生使得勁很輕，技術很好。小剛聽到血的聲音，撲通撲通，像是雨滴打在芭蕉葉上，然後以寂靜的姿態，劃下一道優美的弧線，滑入水塘中的聲音；他感到血像泉水從地底冒出來一樣，清冽而甘美，英俊的醫生關心地看著他的臉，讓他覺得很幸福。小剛很想看看自己的樣子，他偏過頭，從醫護人員洗得雪白的手術衣上，看見一抹灰色的臉，那張臉也正以同樣卻相反的角度凝視著自己，他聽到灰色的臉告訴他，老師不會來了，他反駁道：「你胡說！」

森。沒錯，那是沒桶親，來獲她
陰錯，象，更垃圾胎，後擄和
的沒跑印，淚，聞次個牌，這
麗應該人的說，滴進轉過。品我
美應一個模父親眼，拋輾墮自創，
一抹，為，一，我，且，理，她，信
親是跟成粉，掉後，並，生，的
母。就心中花有包來，並且，的
看到夢親心脂沒打後，居，女，性
看噩母我胭脂，品。過。同，異，女
地場，在的後物，品。居，女，性
訝一場，在的後物，品。居，女，性
驚是時候，漸漸處走的生人主大
我又的，漸深親來發男，界中
，現年級，親記在留沒年學，飾前
中發年級，親記在留沒年學，飾前
影才二，的留父親，二歲院，將有
蜃後，小模樣的。母，二學人，即
暗醒上狸的用的。將來，十醫女和
昏驚歲狐去人，他起她小是宮中
一片。八臊不男怨，二個人子數
一笑。八臊不男怨，二個人子數
在微在那揮誘有，和那失了的

五、十「你知紀裁形點感然是面內
四、的尊，實船「避膀開，在你腔
三、多一。兩一個逃翅，動襲嘴唇，
二、太於說踏樣一種，射在芳實起
一、對象對你腳這只是穿射在芳實起
秒，你愛這還有，室的景物陣厚嗟
著告的當而且化，樣手術燈的到黑主
數還己師，而合法樣在手術色感師自
默老把，朋的性？蝶強一片，腔道。你
默著，」男師當像，看的口味，性
心前急，象」男師當像，看的口味，性
，天別對幾個老正們點約師草逗
上五，呢，擇好是什使紅約老尾挑
台了二，的選過你色白衣小隱聚和很
手術對大的交而角。大，影薄著，唾
你……，才好老師的。大，影薄著，唾
你……，才好老師的。大，影薄著，唾

年輕，因一
這位男人，有
對這龜蛋
大家是個
上他成了
表面笑，成
，裡卻帽，
子地了綠
分背帶了
，但他帶
知識，讓
的敬重，讓
唯一的老
裡格我的
村都我
是師婆，
親講老
我的大學
我的為

打起老爸擊，學生奶臊是什麼
我架道，狗崽，公狸家沒有
跟來！你接成了我外母經
我的這爸沒來一個早離有
鄰狗卵便清「在異父姊
居，崽葩是專龜我後親來
，也子！一連的父小便學的
是竟然「~~X~~更象」前剩來他
我的在~~X~~！不堪一升相父裡
同大庭我堪一為繼親和
班廣爸入，專去和他
學眾沒耳而專去和他
狗之卵的則教，「論
崽下葩對莫授，我相功子
因為道款字名。的依課不
一言：「我？。我的龜為，我
不我~~X~~我年了爺父」問。
合~~X~~我反後大奶和但為
打你反後大奶和但為

老師曾經不去只一次和接吻的，你清——又心細是交了好心思。老讓，交
忍不迴異，骨架——老師想為上一番的趣味。
性白哲面你，你出口讓奉獻溢也
，說出，讓奉獻溢也
你為好衣服有幽
卻的皮子緣老始終沒著地穿，
自己而對男你師你用發瘋老模
喜歡從一般喜老但師你發瘋老模
喜你密一師著嗎？老讓，交
老師和細是交了好心思。老讓，交
老師這心思是交了好心思。老讓，交
清楚——又心細是交了好心思。老讓，交
你理敏雅，這器野的你癲地成了
，你理敏雅，這器野的你癲地成了
吻的性溫不顫路穿不軟乎
接個止腔四流確說不軟乎
你惹是舉娘，再準一種後，這
和花你，舉娘，再準一種後，這
一次拈細「娘時別師入廝視
只「我知道纖——老師想為上一番的趣味。
不去我架——老師想為上一番的趣味。
曾經出異。骨架——老師想為上一番的趣味。
老師住異。骨架——老師想為上一番的趣味。

你還記得阿堯嗎？我相你記。阿堯跟你很像，但又比
你內得得多的時候，「大班奶仔」我上不會罵。阿堯跟你很像，但又比
上健康四章和第十老馬，單的到這事就狂笑不已，他很小就知
第他讓那羞紅了臉，馬，單的到這事就狂笑不已，他很小就知
時他來。我每次只要想到這事就狂笑不已，他很小就知
認識的Barry截然相反，Barry告訴你，他很小就知
自己沒有男人活不下去，他到處告訴別人自己的朋友多

好多棒，這個 Bar 裡的女王，玩遍天下無敵手，老師諄諄告誡你，這種人最好保持距離。老師太保守了，你對我說。

醫生用眼角瞟了瞟你，你對他報以無上的敬意。當你穿著雪衣走進醫院大門時，你很慶幸三月的溫度並不會造成你穿著上的尷尬，春天來了，但仍是乍暖還寒。脫下雪衣後，醫生被你嚇了一大跳，也難怪，你才十九歲啊！

「幾個小時了？」醫生蹙著眉問。

「大概七個小時。」你小聲地回答。

是的，你等老師足足等了七個小時，從午夜到清晨。我為你深深感到不值。

我說：你凡事都很精明，為什麼在感情上那麼糊塗？

你說：我不知道。

我說：你要到何時才會清醒？老師不喜歡你！

你說：關你屁事！

我說：老師男人這麼多，不差你一個。

你說：你不懂。

我說：你現在躺在手術床上你高興了，老師連屁也不放一個。

你說：你怎麼說話那麼粗魯？

我說：是你先說「關你屁事」的。

你說：老師會來的……，老師應該已經看到我的信了對不對？

我說：做你的春秋大夢吧！

老師對你最好的一次物質享受是一串銀質的寬邊項鍊。那幾天，你像一個得到糖吃的小孩，成天眉開眼笑，逢人就展示你的寶貝。你有蒐集紙條的習慣，那些紙條都是老師臨走前匆匆留下的隻字片語，紙條上的內容不外乎「我愛你」之類沒有靈魂的空洞能指。對了，你的愛情就是一個空洞的能指，你的意義必須等待老師來賦予，一旦沒有老師，你就是死的。你蒐集的紙條，已經足以塞滿一個水果箱，你把它們放在宿舍的閣樓裡，閒著沒事就一張一張重新打開、閱讀、溫存，然後再一張一張疊好、鋪平、擺回。你從這些重複的動作當中，獲取一種替代性的滿足，空虛握在你的手裡，而你的心裡住著孤寂。（上）

